

回首沙坪四十年

丁維棟

湖江西上瑰麗風光

在母校國立中央大學悠久的歷史中，可以分成三個時期。抗戰前在南京是一個時期，這個時期的校友，都是我們的前輩。抗戰中在沙坪壩是一個時期，我欣逢這個大時代，雖然艱苦，但是人生中最有意義的一章。在臺灣復校是一個時代，配合科技的進步，將來同學們的建樹與成就，一定能夠為母校增光。

在民國廿六年秋季我考入母校時，抗戰已迫在眉睫，等接到學校通知報到時，以上海為中心的東戰場大戰，正在慘烈的展開，這是歷史上最著名的「八一三」抗日之戰，我軍以落後的配備，對抗強敵，真是「以血肉為長城」。記得有一天在重慶，故羅校長家倫曾說過：有一天在羅店（靠近上海的小鎮）戰役中，敵人海空火力過猛，我軍一時不支，指揮官曾以電話向統帥部請示，可否轉移陣地；當時先總統蔣介石嚴正的答覆：「你們都死在那裏，我就來！」當晚他親至前線指揮，士氣大振，阻止了敵人的攻勢；但我軍一日的傷亡在一萬人以上。

在烽火連天中，我在九月間自南京搭差船先至漢口報到，在兩天的航程中，我與同船的軍官士兵為伍，他們士氣之高，令我欽佩。我與幾位同學睡在船艙中，旁邊是一匹軍馬；當時我們都年輕，習慣吃苦，又在戰時，對此環境絲毫不以為意。白天沿江遙望，看到好幾艘日本商輪，被我們封鎖在長江之內。在抵達漢口之後，我們被安排借住在在一所學校之內，亦是打地鋪。那時戰爭遠在上海，武漢還很熱鬧，看不出戰時色彩。但是有一天晚上，敵機大舉空襲武漢，炸彈離我們借住的學校很近，房屋為之震動。當時我們沒有防空洞可躲，現在想來真是危險。在武漢逗留數日之後，我們就搭乘民生公司的輪船，集體溯江而上，直放重慶。這是我首次看到三峽的壯麗奇景，是一種無可比擬的美。民生公司是四川實業家盧作孚所創辦，以管理完善而出名。船上的服務確是很不差，不過早餐亦是吃飯的，有些同學不甚習慣，我則覺得別有風味。就在三峽的瑰麗風光中，我們安抵陪都重慶。

教育貸金大恩大德

沙坪壩在嘉陵江畔，重慶市郊外，空氣新鮮，景色秀麗，是理想的學府所在地。旁邊是重慶大學，在當時是四川省的最高學府。由於中大羅家倫校長的遠見，知道抗戰是長期的奮鬥，沿海與華中一帶均難堅守，而四川則是民族復興的根據地，所以遷校以重慶為目標，一勞永逸。學校的圖書與設備，亦能完整的運到四川，沒有損失。較之其他的大學，或者是遷校動手太遲，或者是一遷再遷，師生流離播遷，圖書設備遺失損者，真是幸運百倍。當然，沙坪壩的校舍與各種設備，不能與承平時相比，但在艱苦的抗戰時期，能有這樣的規模與水準，已經很不容易了。我們一到沙坪壩，當時戰事遠在京滬前線，後方還沒有戰時景象，我時時聽到嘉陵江對岸有爆破之聲，日夜不絕；不久我們知道兩項工作正在進行，一是大規模防空洞在興建，二是利用嘉陵江的斜坡地興建工廠。因為當時政府正在京滬地區組織大型工廠內遷。隨着抗戰的激烈化，隔江的爆破工作亦日夜不停的進行，夜間隔江遙望，火光閃閃，人影幢幢，蔚為壯觀，象徵我們抗戰到底的決心。抗戰三月，以血肉為長城的大上海，於

民國廿六年十月中失守。對於師生們，在精神上是一個重大打擊。同時羅校長家倫在一次紀念週中報告此事時，亦透露一些悲觀的消息。他暗示：在上海之戰中，國軍死傷達三十萬以上，精華折損殆盡，我們炮兵的精華，亦不能及時在浦東地區撤出。以後局勢一瀉千里，南京迅速的失守，亦足以證明他消息之正確；接着又傳出德國大使陶德曼出面調停的消息，一時局勢低迷，我體察到師生徬徨失措的情緒。幸虧天佑中國，日軍不能掌握時機，直衝武漢，同時先總統蔣公鎮定沉着，臨危不亂，利用德國大使調處的時間，自西南調集重兵，填補了這個危險的真空。在整個抗戰史上，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捩點，日軍「速戰速決」的機會，從此亦一去不復回了。

記得在抗戰初期，有兩位政府首長訪問過中大，並對學生演講。第一位是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，當時他年齡不滿四十歲，是位充滿活力的年輕部長。他執行的偉大計劃是所謂「教育貸金」制。在這個制度之下，遷校的學生得向政府貸金，以支持學費及生活費用，學成做事再行歸還，不計利息。今日回想，這是政府對抗戰時代青年的大恩大德，舉世找不到同樣的例子。立夫先生對學生訓話時，態度親切，語言坦白，他提醒青年在抗戰時期責任之重大，要體念國家培植建國人才的苦心，切不可浪費光陰。「你們切不可在沙坪壩剝削橘子，吃吃花生，消磨大好光陰。」當時重慶的橘子與花生價廉物美，有些女同學以洗臉盆裝了橘子與花生帶回宿舍享受。立夫先生此言，是有感而發的。

何應欽的親切口吻

另一位訪問中大的長官是何敬之（應欽）將軍，當時他是軍政部長，何敬公假重慶大學的大禮堂，召集兩校同學講話，並報告前方軍情。他對青年的談話有他特別的一套，反映出他可愛的人格。他首先拿出一份書面報告，內容都是官式文字，朗讀一遍。然後放下稿子，以親切的口吻，坦白說明抗戰的艱苦情形，包括敵方的優勢，我方的弱點，不加隱諱。他報告時，全堂鴉雀無聲，我們大家都深為感動。事實上，這種坦白的報告，較之官式的訓話，在青年的心靈上，其份量是截然不同的。

先總統蔣公擔任中大校長時，那時我已經畢業。蔣公日理萬機，沒有時間直接管理校務，所以他採取教育長制度，自己綜其大綱。但是他老人家對於校務，尤其學生的生活，還是非常關切。聽說他在一次視察之時，看到學生衣著不整，特下令贈送制服一套。有一次他視察學生的宿舍內務與廁所，看到凌亂不潔時，他連連搖頭，但蔣公亦知道文學生在這方面，不能與軍校學生相比，除囑令校方改進之外，對於學生亦無嚴辭相責，充分表示這位民族領袖的通達與慈祥。

往事如煙希望無窮

自民國廿八年起，武漢失守，滇緬公路切斷，抗敵軍事進入逆境。同時內地物價上漲，人民生活水準降低，日本軍閥爲了打擊我國的民心士氣，開始對後方，尤其是陪都重慶，進行大規模

的空襲。幸虧沙坪壩是郊區，不是敵機的主要轟炸目標，所以損害不大；不過敵機晝夜來襲，師生忙於躲防空洞，生活秩序被打亂了。重慶的地形寬了忙，防空洞就開在江邊的斜坡上，相當方便與安全。記得在一大空襲之後，自來水系統失靈，而天氣炎熱，學生們就乘黑夜在嘉陵江洗澡，男女生成羣的在江邊保持一個相當的距離，各洗各的澡。在危險與苦難之中，世俗的顧慮已經降到了最低。今日回首前塵，中大同學們在這個苦難的大時代中，保持了很好的校風。首先是一種樸拙而務實的精神，不論在求學與做事上，予人踏實與可靠的形象；其次，同學們雖在物質生活艱苦的情形下，仍能有抱負與使命感。除了專業慾之外，對於大時代有一種使命感。同學們畢業離校之際，內心確希望能對國家與社會有所貢獻，待遇不是最重要的考慮。這種態度，在今日拜金的功利社會中，是很少存在的。四十年匆匆過去了，回首沙坪，往事如煙。當時母校因日本侵略，播遷至重慶；而今日因大陸共禍，中大在臺灣復校，歷史真是太殘酷了。但事在人爲，有時人定亦可以勝天。今日在臺灣的母校，正逢科技爆炸的時代，只要師生有志氣、有抱負，將來母校一定能成爲國際聞名的學府，在重建中國的歷史使命中，扮演重要的角色。

訂閱「時代文摘」「中外雜誌」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一。五三六四二〇六



①民國27年何應欽(中)訪問中大。左為衛戍總司令劉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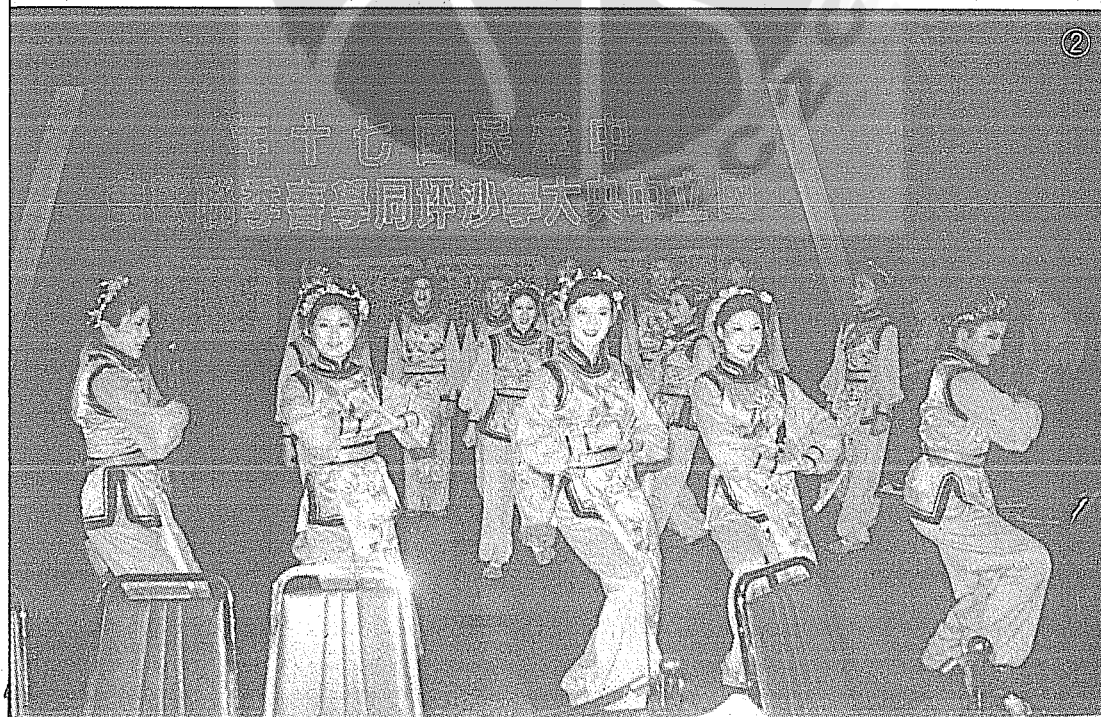
②民國70年朱滙森(左)代表沙坪同學贈旗給藝工隊。





①左起李新民、李國鼎、本文作者、郭驥、易勁秋合影。

②藝工隊員在沙坪聯歡會表演舞蹈。





①作者(右二)一九五七年訪問越南救助北越難民與歡迎人員合影。

②作者(右)一九六八年訪菲與馬柯斯總統晤談。

